

不能慌！

不能急，不能慌！

我知道现在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我更清楚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是没法拯救涂灵莹的。

刘东凯……

神秘来电严肃地说了好几次，朱程亨的尸体被挖出，绝对跟刘东凯的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警察都不敢乱说的东西，她却能这么自信地告诉我。

我也不知道这个线索会将我推往何处，但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走的路了，我必须先调查刘东凯。

我开始回忆自己所知道的刘东凯的一切。

刘东凯：泼皮无赖，出狱之后死性不改，在母亲的人情恳求下获得了一份工作，但还是在外面赌博欠债，喜欢拉着狐朋狗友去玩。

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是入室抢劫独居孕妇李雅薇，但被我反杀。

他让我能调查的东西只有三个：一是他赌博带来的纠纷、二是他的工作、三是他的狐朋狗友们。

我立即抛弃了第一点和第三点，因为这两个范围太大了，我不知道他会在哪儿赌博，也不知道他会给哪些人输钱，更不知道去哪儿找他那些狐朋狗友。眼下我只有六个小时，唯一能调查的就是他的工作。

确定方向后，我立即就出发了，地点正是刘东凯的家。

走出家门口，我想想又折回了，将卧室抽屉里平时不用的现金都拿了出来，然后才出门。

我还记得他家的位置，也见过他的母亲，那是对我而言唯一能调查的线人。

来到刘东凯家，门是开着的。

天气虽然热，老人家却舍不得开空调和电扇，她开了门，坐在门口的阴凉处发呆。

老太太眼睛红肿，我不知道她是为何哭成这样，对她而言，这两天的悲伤事实太多了。

我想了想，走到老人家的身边问：「这是刘东凯的家吗？」

「啊……」

她有些害怕地看了我一眼，小声说：「他……他去世了，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问过警察了，他们说儿子欠的钱不要我来还，

你晚上别来砸门好不好？」

老太太满脸都是惊慌害怕，我听着皱起了眉头：「阿婆，刘东凯死了以后，还有人来催债呢？」

「啊，有……可我真的没钱还，那个男的说不还钱就天天来砸门，我昨晚睡不好，铁门砸了一晚，我在屋子里喊着说我没有钱了，他们都不听我的，你去和他们说一下好不好？我没几年活了，我儿子死了……」

我有些心疼。

刘东凯即使是死了，还是将无尽的灾难带给母亲。

我叹了口气：「阿婆，你不要紧张，我是他朋友，不是那种打牌的坏朋友，这点钱你拿着。」

我将现金全都拿了出来，递给老太太：「这是我以前跟东凯借的钱，现在特意来还。阿婆，你把这些钱收好了，不管任何人问，你都不能说你收了我的钱，哪怕是警察也不行，不能让人知道你还有钱，明白了吗？」

她傻傻地从我手上接过钱，又拿出个老荷包，小心翼翼地把钱塞进去，又开始抹眼泪。

我轻声问：「阿婆，东凯之前在哪儿上班？」

「在他老舅的工地上，我求他老舅让他去的。」

「哪块工地啊？」

「老菜场那边。」

「阿婆，我真不知道老菜场是哪儿，你知道准确的地名吗？」

她摇了摇头：「就是往大路走下去，那边老城要拆了，有个管拆的工地。」

我听见这话，立即明白了：「要拆迁的通河路老城区？」

「对对。」老太太总算有了印象。

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似乎真给那神秘电话给说准了，她说刘东凯的死必定和朱程亨的尸体有关，现在我才刚来查，就得知刘东凯的工作地点，就是朱程亨的藏尸地！

这……那神秘来电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？

我跟老太太随便聊了几句，便赶紧出发了。

来到工地，天色已经是黄昏。

工人们已经休息了，三三两两开始回家，工地上的人不多。

有几个工人在阴凉处打牌，我想了想，直接凑过去，厚着脸皮问：「几位朋友，跟你们打听个事儿。」

这些人玩着诈金花，头也不抬：「什么事？」

「你们晓得一个叫刘东凯的吗？他之前好像就在这一片工作。」

他们玩着牌，一人忽然冷笑：「又来讨债的是吧？他死了。」

又来讨债的？

好家伙，债主还能找到这儿来。

我顺势说：「他死了？他欠了我好多钱呢！」

「你不是第一个啦……」那工人说，「你可以搜新闻，他去抢劫一个女的，然后被人弄死了。活该呗他，平时就那德性，我早就知道老天爷要收拾他。诶，他欠你多少钱啊？」

我说：「几千块。」

「那还好，损失不算大，有些人借了几万呢！」

我立即蹲在了工人们的身边，给他们递去了烟，好奇地问：

「那刘东凯之前在这儿干嘛的啊？」

他们拿了烟，对我态度好了许多，一人咬着烟说：「他老舅管工程的，让他在这儿当个小工头……」

原来，这拆迁项目因为比较大，找了大公司，而大公司又有许多外包，偏偏这外包里头还有外包。

刘东凯的舅舅就管着这儿的一个小工程队，在被姐姐求情后，便让外甥刘东凯来工地当了个小工头。

可那刘东凯办事马虎，做事从不认真，仗着自己老舅的关系，整天就会在工地上偷懒混日子，工友们都很讨厌他。

甚至那家伙还监守自盗，如果身上没钱用了，就会偷点工地上的建材出去卖。工友们本来想去跟老板举报，不过后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他们觉得这是别人的家务事，没必要自己惹一身骚。

我也算明白了，难怪韩东凯明明没开工资，上次还要请朋友们吃饭和去洗脚，原来是在他老舅这儿偷建材贩卖。

一个工友说：「他就是懒，还不负责。你知道我们这儿挖出个尸体不？」

「那肯定知道啊！新闻这么大！」

这些工友们立即叽叽喳喳说了起来。

「之前那地方是刘东凯管的，在拆之前要我们去检查，那口井有人看出问题了，去跟他说。他就不搭理，说反正马上要拆了，别搞这么多幺蛾子。后来他突然死了，换了个工头，还是这个工头做事认真，他觉得纳闷啊，就让打开看看，一下把尸体挖出来了！」

「是啊，如果还是刘东凯来管，我看那尸体一直都要埋在这儿了，以后在这儿买房的人，就是住在死人头上。」

「我老早就说了嘛！他这人做事不认真，他老舅又不好开口！」

我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，神秘女人的话在我脑海里浮现——「要是某天我的情报变错，就代表问题出在你的身上。这件事情一定跟刘东凯有关，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都是因为你没经过我的允许，就擅自杀了一个刘东凯！」

真给她说准了！

要是我没杀刘东凯，就不会上任一个新工头，朱程亨的尸体就不会被人发现。

这就仿佛一系列的蝴蝶效应，明明是两件毫无关联的事儿，却在此刻联系到了一起！

一个工人忽然说：「被挖出来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上次才被刘东凯打过。」

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，立即问：「什么意思？那被挖出来的死人跟刘东凯闹过矛盾？」

「那是个老无赖，出狱以后没钱没工作，来我们工地偷建材……」工人说，「然后给刘东凯逮着了，这刘东凯自己明明手脚也不干净，打起那人真够狠的。他就是想跟自己老舅邀功你知道吧？」

「什么邀功啊，他那是屈打成招！你们那天不在，我都听见了。那人都没偷成，刘东凯把自己偷的全都推他头上了，找了个替罪羊。」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立即问：「真有这事儿？」

一工人指了指保安亭的方向：「监控都拍下来了！」

我立即起了身走向保安亭，虽说是保安，但里面其实是个看门老头。

他正在看电视，我给他递去了烟，说明自己是刘东凯的债主，又聊起自己听说了刘东凯打人的事儿，想看看监控。

老头立即说：「干嘛给你看？」

「哎呀我就是好奇，让我看看嘛……」我把剩下的烟都递给他，「他欠了我几千块钱，我这钱讨不回来了，回去跟人吃饭聊聊吹牛逼也好嘛。」

老头还是很倔强，说监控不能给我看，他告诉我那是保安的职责，干一份工作就要爱一份工作，不可能做违背规定的事情。

在我发了两百块微信红包后，他热情地打开了监控视频，咬着我送给他的烟，乐悠悠地与我说：「你看嘛，他那天就在这儿打人。」

我死死看着监控，当时是夜晚，朱程亨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，他惊慌失措地跑着，但刘东凯也紧接着出现，他在视频画面里纵身一跃，就踹在了朱程亨的背上，让他摔了个狗吃屎。

缺了一只手的人，跑步很难像正常人那么快，因为他们在奔跑的时候，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轻易保持自己的平衡。

朱程亨倒在地上，刘东凯踹了他几脚，随后忽然回头看了眼监控，接着将朱程亨拖去了监控拍摄不到的地方。

看门大爷说：「那天打得惨哦，拖得老远去打。这刘东凯会偷东西你知道吧？他就是要打那男的，让他承认都是自己偷的。我们当时想去管，说别把人打死了，报警就好了。他让我们别管闲事，后来可能是怕人说，就拖得很远去打。」

我沉思一会儿，问：「所以你们谁都没看清他到底是怎么打的，只知道那男的被打得很惨？」

「那肯定惨啊！叫得老大声！」

「谢谢大爷啊。」

「哎呀客气。」

我脑海里开始飞快运转。

朱程亨和刘东凯之间原来还有这些事儿……

他曾经怒打朱程亨，没有人知道朱程亨到底被打成什么样，但有许多人可以作证，朱程亨被刘东凯拖到没人的地方使劲折磨。

监控上的视频显示朱程亨是在死亡前一天被打的，我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朱程亨临死前偷东西究竟是什么时间。但我大概率可以猜测，那应该是在被刘东凯殴打前偷的作案工具，否则以苏清河的敏锐，肯定能看出刘东凯受过殴打折磨。

只可惜我那天没发现，因为我动手只讲究快准狠，朱程亨差点被我打废了，我也没看出他原先是否带伤。像刘东凯那种无赖，很清楚打人应该往哪儿打，他不会傻乎乎去打刘东凯的脸，我那天看不出朱程亨带伤也说得通。

似乎有机会了……

我脑海里开始快速运转，思索两个案件可以关联的一切。

刹那间，我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两个让我特别在意的东西。

当时在这儿弃尸的时候，我曾经丢了一条带着朱程亨血迹的毛巾，那带血的毛巾还在一座废弃老屋里。

我又想起了刘东凯作案的那天，他盯上的第一户人家出了意外，于是他将自己携带的钢筋丢出了窗外。那时候我还疑惑过他的钢筋，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工地偷的建材之一。

也许有机会！

我犹如雷鸣轰顶，全身都激灵了，急急忙忙去了李雅薇的家楼下。

我回到了当时的四楼那户人家，然后从窗户往下看。

这窗户下面，是个绿化带。

我又跑去绿化带小心翼翼地寻找，天色黑了，我也不敢乱开手电筒，我怕被人发现我的踪迹。

很快，我找到了一根钢筋。

这就是刘东凯上次丢的钢筋，上面带着他的指纹！

我强忍着激动的内心，小心翼翼用衣服隔着手指，将钢筋拿了起来。

回到工地，那些工人们早就散了，整片工地黑漆漆的，只有那保安亭亮着微弱的光。

我去拿了带血的毛巾，血液已经干枯了，我倒了点矿泉水润湿，用毛巾在钢筋上摩擦其中一头。毛巾上的血液还算浓，在我特意摩擦过后，钢筋带血的位置有明显不同的颜色。

随后我用衣服提着钢筋的一点位置，生怕不小心弄上自己的指纹，顺着监控拍的刘东凯消失的方向往下走，又看见几个老屋，把钢筋丢到了里面。炎热的天气让钢筋上的水分很快干燥，但颜色却留了下来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回到了保安亭。

那看门大爷还在看电视，见我突然出现，他吓了一跳：「干啥啊？」

我说：「大爷，我就是突然想起个事儿，想来和你聊聊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我说：「那男的被刘东凯打过，然后就死了，对吧？」

「对啊。」

「他的尸体被埋在那口井下面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之前有人跟刘东凯说过那口井有点问题，刘东凯却说不用管，对吧？」

「啊……是。」

「还有那男的被打的时候，你们只听见惨叫，却不知道被他打成了什么样……」我说，「为什么你不试试报案呢？如果那男的是被刘东凯打死的，然后你又报案提供了线索，那你不是有奖金拿吗？」

老头愣了一下：「有这可能？」

「当然有，我给你个警察的电话号码。你别说是我跟你讲的，就说以前在本地新闻上看到过他的举报电话，他要是问你在哪个新闻看到的，你就说范正豪失踪案。来，范正豪失踪案，明白了吗？」

「范浩？」

「范正豪，这个你要记清楚了。你到时候只管和他说你知道的，这人查案可厉害。千万别跟他提起我，我最近跟刘东凯他妈要债，我怕他找我麻烦。如果你拿到了奖金，到时候我们三七分，你拿七成。」

大爷寻思一会儿，最后说：「那我试试？」

「肯定要试试啊，有钱不拿白不拿。你看其他人也都晓得一些，却就知道打牌，挣钱的机会都没发现，你这儿可是有监控

呢！」

我怂恿了一番看门大爷，他也是忍不住拿起手机，拨通了苏清河的电话：「你好啊你好啊……是警察不啊？我有一些线索想和你们说啊！」

我立即退场。

夜深人静，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二十分。

我给涂灵莹的私人号码打去了电话，那边过了一会儿才接通，传来了她轻轻的声音：「恩人，怎么了么？」

我说：「别去自首，等明天看结果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听我的就是。」

我挂断了电话，回到家里，内心也在不断祈祷。

要成功……必须要成功。

我躺在沙发上，今天累得太紧绷了，我疲惫地睡了过去。

当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天已经亮了。

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正在整理着茶几上的东西。

我看着那美丽的脸，呢喃道：「轻月……」

她愣了一下，随后回过头：「姐夫，是我。」

「哦……」我爬起身，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你还说呢，不要让我俩照顾你，自己却在沙发上睡了，你总是让人担心。我今天过来看看你，才刚走到门口，还不等我敲门，念之就来给我开门了。」

「又是念之……」

我揉了揉脑袋，才发现苏清河在旁边的沙发坐着。他紧紧皱着眉头，似乎在沉思。

韩若雪看见他的表情，没好气道：「都破案立功了，你还摆着苦瓜脸干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什么破案了？」

苏清河说：「昨晚我接到举报电话，有市民举报曾经看见刘东凯殴打死者朱程亨。过去调查了之后，发现很多证据都指向了刘东凯杀人。」

「哦？怎么说？」

「具体不能明说，反正有特别多的证据指向了他。物证、多位人证、监控视频、作案动机、事后处理……至少有七八条线索指向刘东凯是凶手，反正这案子横看竖看，无论怎么看都是刘东凯杀了他，现在上头准备结案。」

我故作镇定：「那不是好事吗？案子这么多，你却突然破了个案子。这样能让一队知道你的本事，还立下了功劳，还减少了案件。」

苏清河嘟哝着说：「确实是好事，可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，一切都太理所应当了。」

韩若雪说：「是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，既然你说理所应当，那就说明很合理。既然一件事情很合理，为什么非要挑毛病呢？」

「唔……那倒也是！」

我松了口气。

既然上头有结案的打算，那涂灵莹总算不会有事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